

“李某某强奸案”候判期间，李某某的监护人梦女士的动静突然大了起来，又是申请再次开庭，又是邀请法律专家“会诊”，又是接受媒体采访……如果在法律允许的边际之内，单纯从“护犊心切”的角度看，梦女士无论怎样运作，都是可以理解的。

中国有句老话，叫“言为心声”；又有“言多必失”的说法。梦女士在回答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提问时，侃侃而谈，却不可避免地给人留下过多掺入个人臆想成分的印象；更要命的是，她对于一些社会现象正常认知的缺失程度，令人惊诧，其中以及她对网上流传的《一个父亲的信》的反应，最具代表。

梦女士认为：“写这信件，这种做法不客观。如果真是父亲，就不会写这篇东西，应该是个有正义、良知、道德的人，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，不能对准我的儿子，评说我的儿子好和坏。应该正视成年人做了什么。”这些话，重复，飘闪，跳跃，缺少逻辑性，十分符合谈话的特征。问题是：她有什么理由可以把自己置身于“应该正视下”的“成年人”之外呢？她为什么不认为这封信“真是父亲”写的呢？

《一个父亲的信》，我看过，无论从哪方面去考量，它下的结论，都不会影响法院的判决。其罗列的种种现象，都取之于公开的材

她为什么会这样看

西坡

料。其实，即使没有这篇文章，梦女士的教子方式，早就被人诟病啦。当然，诟病的前提，是不应突破法律规定的底线。

梦女士以为这封信是“对准我的儿子”的，所以她断言：“如果真是父亲，就不会写这篇东西。”此话未免武断。她恐怕误解了，准确地说，这封信应该是针对她的；还有一点，至少我，以及像我一样正在做着父亲的人，对这封信所表达出的意见，是基本赞同的。如果真有作者那么好的文笔（梦女士语），我们也有可能去写这样一封信。或许我们多管闲事，不过替普天之下那些正为“问题孩子”而纠结烦恼着的父母计，自作多情地做点提醒和劝告，何尝不是一件善事！我相



边看边聊

信这篇文章换作是一个母亲写的，梦女士照样不会领受，因为在她看来，作为母亲，自己既然不认同，那么天下的母亲一定也不会认同。梦女士可能太生活在自己的意念里了。她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：教育子女的方式方法固然很多，其中一定会有一个共识，那就是尊重或敬畏人、人格、社会契约以及

人际关系的基本规则等等。《一个父亲的信》，非常实在而婉转地传递了这个信息。遗憾的是，梦女士居然解读出了相反的意思，这是让人遗憾的，也是可以想象的：在九个月时间里，作为未成年人，李某某驾驶改装的宝马车违法达 32 次，且全部未接受处罚。发生这样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事，作为监护人的梦女士还在用“忠义”“内心干净”等评语为儿子开脱，她的“忠义观”“价值观”究竟是什么，人们还不清楚？

显然，梦女士之所以会用一种与众不同的眼光去看待《一个父亲的信》，不是毫无由来。她在回答《南都周刊》记者提问时称：“如果将来能很好地培养，他们（指李某某们）还能为社会做贡献。但杨某某能为社会带来什么？”很清楚，“身份优先”的理念，在梦女士的心里根深蒂固。她的逻辑是，凡是李某某的，都行，都合理；凡是站在李某某对面的，都不行，都不合理。在她眼里，对于“根正苗红”，等于为李某某“买”了保单，等于就给了他光明的前途，而谁要想在李某某走向美好未来的过程中插一杠子，让他逢凶而不化吉，就是别有用心。也因此，她拒绝这封信，毫不奇怪。

这封信，是写给梦女士的，我相信也是写给天下父母的。梦女士可以嗤之以鼻，但我们不会，因为我们虽然爱孩子，但更服膺真理。

天，叫上了她在老家的小姐妹，专门开车来长沙一起去看。直播那天下午我还要做赛前采访，就管不到她们。把票给了她们。直接在现场碰

和妈一起看《快男》

甘鹏

点回来哦。”觉得这一幕发生过——二十多年前。在我还是小孩儿的时候。那时我粘着妈妈。80 年代的单位工作风格不似如今，充满人情。我常跟着我妈去上班。她坐办公室，我就在一角找个椅子看画报。她出去，我就跟着，虽然也不大明白大人们究竟在做什么。有时她也带我出差。我跟着她去

过一些地方。但记忆多是他们一帮大人吃饭，说笑话，各地有什么好玩的。有几次是下乡，到了偏远的村落。大树上垂下的可以荡秋千的古藤、飞翔的老鹰、沁凉的水井……是至今难忘的回忆，对水井凉水分外难忘是因为泡了一个西瓜在里面，拿出来划开一吃，哇！好冰！好甜！

那时的我，那样兴奋，就像这晚我妈一样。记得那时如果她太忙了实在不能带我，就将我留在什么地方，或要我在招待所里老老实

定能继续神秘继续潇洒下去。但他太贪心，他要黛西的真爱。有观众评论说，黛西“不配”得到盖茨比如此深情的爱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爱上的人，并不是此人的本尊，而是对方的表象与我们自己美好想象的混合物。黛西固然不配，但滚滚红尘之中，又有几个红男绿女配得上一个“爱”字呢？况且，一旦说

到是否配得上，这种爱，就已经变味贬值了。有篇佚名的清人佳作《谈美人》，很是淋漓。文中说：“美人有态、有神、有趣、有情、有心……得

当爱情成为信仰

孔曦

神为上，得趣次之，得态、得情又次之，至于得心，难言也……九死易，寸心难。”盖茨比千辛万苦，费尽心力，只想得到黛西的心。他万万想不到的是，这个看上去美丽优雅单纯可爱的女人根本就没有心。盖茨比输了，输在把物质女郎奉为女神，输在把爱情当做信仰。他的失败，在他五年前爱上黛西时就已命中注定。

今天看来，这样的爱情悲剧似乎有点矫情，有点多余。好在成功人士《乔布斯》的传记电影上映在即，观众们很快就会忘掉盖茨比的不合时宜的爱情。

七夕会

影音方圆

正好上微博，有人就来打招呼，问我在吗？我当然在了，便回复“我博故我在”。那边心领神会，符号化地偷笑，问我有没有空参加一个上海文学志的讨论会。——我被邀请的都是不好玩的事情。

如果我们长久不在微博上发声，那么经常泡博的熟人就认为我们不在了。当然，此“不在”非那“不在”。但对于微博控来说，不在微博上发声，大概也接近于不存在了。

我是先被博客的，因为好几年前《光明日报》曾办过一个国学网站，便被邀去滥竽充数。由于博龄老，去年被新浪网册封为“元老博主”，贸然去认领，博客上立马多了个堂皇的徽记，吓了我一跳，想擦也擦不掉了。每天自见，就十分汗颜，因为访问量实在太低，只有老徐的一个零头。发的多半是学术文章，吸引不了眼球，而且稍后也都在纸媒上发表了；有时也转发别人的文章。我自己喜欢看摄影家的博客，他们到过的好地方可真多哎，而且绝对是专业水准。我哪怕用“美图秀秀”、“可牛闪图”PS 一把，也是望尘莫及的。再一看他们的点击量，连鸡皮疙瘩也起来了，因为数也数不过来，只能望博兴叹了。

因为有了博客，后来便自然有了微博。我看有人自从有了微博后，多少年也不去打理自己的博客了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那人从人间蒸发了，其实是一帮喜新厌旧的童鞋，早就转移阵地了。这年月新鲜玩意实在太多，除了微博还有微信，直接在手机上按，连电脑也少碰了。我是很念旧的人，发文章还是去博客，再同时生成一个长微博，或者倒过来做也一样，自以为两全其美了。有时某篇博文

的阅读量比较多，也不一定说明自己写得有多好，很可能我评论的对象是作家中的人气偶像，那是我沾了他（她）粉丝的光了。但在阅读量多的时候，往往在跟帖里混杂了不良广告，实在有辱斯文。即使拉黑，下次还会变着法子挤进来，也算是“黑客”了。在

微博上我多半是潜水，难得也发声，但与意见领袖们相比，就相当于哑巴了。我自认是有社交恐惧症的，外面的市面一点也不令人

躲在微博里，倒是可以冷眼向洋看世界。这个时代令人感动的事也有，光张开双手接住坠楼小孩的事情就发生多起。小孩虽轻，从高空重力加速度地摔下来，接住已是奇迹，手臂肯定是要受伤的。微博上总是一片喝彩声，争相转发，可见民心向善。可惜的是，稀奇古怪匪夷所思乌七八糟的事好像更多，更可惜的是，有一些专业人士摆出一副此中老手的面孔，曲里拐弯地为之强词夺理，企图把水搅浑。更有灾难刚过，忽然出现无厘头的肉麻吹捧，难怪博民们要义愤填膺地吐槽了。微博上

可乐的事也不少，收藏一幅美图、一支乐曲，也是很开心的事。还有小盆友喜欢晒晒自己的起居注，那就知道他们又野到哪里去了。有人喜欢拍下美食让别人用眼球隔空与他的舌尖共享，一面又悲催地大喊减肥又泡汤了。那应该是“我食故我在”啦。

实写作业。我就会跟她说：“那你早点回来哦。”

如今，时空变幻，身份换了——我工作，妈妈退休。我长大，妈妈老了。或许她也不是真的多想看《快男》。我后来想，看个节目，实在犯不着千里迢迢。她想看的文艺。记得从小家里就有她少女时的老照片，摆出革命化动作，下面写着字：“我们都是铁姑娘！”

——想那么多干嘛呢，反正我也很喜欢和她一起看《快男》。

龙虾年龄

晨星

在餐桌上，你若问这只龙虾几岁了？多数人肯定答不上来。最近，加拿大新不伦瑞克大学海洋生物学家研究小组发现，龙虾跟树木一样，可以靠年轮来计算它们的年龄。

通过显微镜，可以观察到贝壳类动物的甲壳上长着生长条纹，通过计算生长条纹，研究人员就能够推算出这些海洋生物

的年龄。经专家推算，龙虾的平均寿命为 60-70 年。

七夕会

影音方圆



郑辛逸

艺术的灵魂是“我”，而非“我们”。

弗朗索瓦一如平日，搭乘地铁六号线去凯旋门附近的公司上班。列车开到了架空路段，视野突然开朗。透过有机玻璃窗，他看到小布尔乔亚风格的富人住宅区，悠闲的贵妇正在阳台上浇花。车狼意马之时，一位金发美女登上了列车，长裙流苏拂过弗朗索瓦的西裤，啊，对不起！”他低头一瞥，瞥见精致小巧的眉宇，宛如年轻时的凯瑟琳·德纳芙，一声“没关系”错过了最好的时机，只看见对方身后沿河而立的埃菲尔铁塔，擦肩而过。是夜，弗朗索瓦登上“相遇在地铁”（Croisé dans le métro）网站，描述

了自己在早高峰时段的偶遇，“如果您也念着我，又刚好在这里看到了我的留言，请与我联系”，他如此结尾。

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。登上“相遇在地铁”网站，读到的尽是遗憾和希望。法国人不放过任何一个谈情说爱的机会，即使是在最生活化的场所——地铁。

巴黎地铁站可能是最具本土气息的地方。全巴黎共有 14 条地铁线，两条地铁延线，5 条区间快铁和 4 条路面电车。与其搭

宽路面缓解交通堵塞，不如发展完善的公共交通，这是巴黎城市建设的一条理念。巴黎最早完工的一号线早在 1900 年世博会

时期就投入运营，至今已有 100 多个年头。无论是铁路还是列车，都十分耐用，初到巴黎的游客常常会很好奇，为什么有些线路的列车如此落后，还需要手动摇杆开门。事实上，那些列车年代久远，比如 11 号线使用的 MP59 列车是上世纪 60 年代的产物。

相对于地标性建筑的游客如云，地铁才是普罗大众的艺术来源。巴黎地铁的招牌受“新艺术”影响，兼具复古和现代的特色，是众多摄影作品的主角。地铁站里面也是方寸之间的文化殿堂。游客最常搭乘的一号线几乎每一站都独具特色。市政厅站的墙壁上记载了巴黎的城市历史，巴士底站的墙壁上绘制了法国大革命，卢浮—里沃利站的装饰和外面的卢浮宫相得益彰。地铁艺人也是巴黎标

夜光杯

夜光杯